



PROFILE

Joanna Wong，港大比較文學及法文系畢業生。赴法留學後中途出家改唸藝術。部分作品見於joannawong.fr。近年開始於巴黎十三區種植蔬菜，為都市農夫。巴黎11月13日發生恐襲時，她和朋友正在巴黎一間戲院看關於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電影。

與朋友Julianne於廣場外以燭光悼念死難者

"PLEURONS DE TOUTES NOS LARMES ET AUSSI SOURIONS À LA VIE QUI VIENT."

— MARGUERITE DURAS

盡情哭泣後  
為往後的日子微笑

撰文／攝影·Joanna Wong



(左) 回家途上，巴士外的三色鐵塔。  
(右) 微雨燭光



如常的一個星期五晚。一早跟朋友們約好一起去巴黎花卉公園（Parc Floral de Paris）的有機產品博覽會。名為博覽會，倒有嘉年華的氣氛。我們買了些有機芝士跟天然酒，然後在場外賣有機小食的攤檔「掃街」。天黑了，彩燈亮起，南法Ardèche來的栗子農在叫賣栗子濃湯。湯喝完，人暖和了，還沒過九點。周末這才剛開始。我們大隊決定上戲院看《索爾之子》（Le Fils de Saul）。大銀幕上索爾每天在納粹集中營把那些在毒氣室的死屍拖去火化，我們看得慌，也沒在意電話不停震動。到電影末段，我忍不住查看一下短訊，才發現很多朋友嘗試跟我們聯繫，想知道我跟丈夫是否安全。我這才意識到事情不太對勁，趕緊溜出去回電話。這時戲院職員匆忙走進來，跟我們說巴黎中心發生恐怖襲擊，已有六十人喪失生命。

### 誰也有機會遇害

我們由一部殘酷的電影走進一個殘酷的現實。地鐵停駛，我們沿着塞納河（La Seine）走路回家。隨行朋友Florence住在巴黎的另一邊，我們不放心她一個人回家，便提議她在我們家過夜。我們三個人一面走一打電話給親朋好友看看他們是否安全，順道跟他們報平安。路上行人愈來愈少，路上不時有消防車、警車跟救護車匆匆駛過。我們頓覺街上不宜久留，便坐上的士趕緊回家。還得謝

謝Facebook那個報平安的功能，到家已凌晨二時，朋友大多已在電話或Facebook上報平安。坐下來看新聞報道，巴黎四處受襲，已有超過一百人無辜送命。接着，我們開始收到從香港及外國來的電話及短訊。也許是事出突然，也許是我們太累了，我們斬釘截鐵回他們沒什麼好怕的，便倒頭睡去。

第二天醒來回一回神，才懂得怕，才懂得傷心。跟上次《查理周刊》總部槍擊案不一樣，這次恐怖襲擊發生的地點，都是一般巴黎市民出沒消遣的地方。誰也有機會遇害。早上聽完總統演說，打開Facebook，看到幾個朋友貼文找人，心裏不禁一沉。數個小時，朋友Guillaume貼文報平安：「我昨夜在Bataclan，我逃生了，但他沒我這樣好運。」Guillaume原是朋友的朋友，他是巴黎一個學生電台的節目主持，去年我曾與他在節目中暢談香港政治。他跟其他傳媒關係密切，本身又是英法混血兒，以致他出事後，不斷被各界傳媒追訪，可他都一一拒絕了。他選擇了離開一陣子，靜靜地哀悼他的朋友。我們也像他一樣躲起來好好哭了一場。晚上，收到從前文學系老師的電郵。她跟我們分享杜拉斯（Marguerite Duras）說過的一席話：盡情哭泣後，讓我們也為往後的日子微笑（Pleurons de toutes nos larmes et aussi sourions à la vie qui vient.）。

「他選擇了離開一陣子，靜靜地哀悼他的朋友。我們也像他一樣躲起來好好哭了一場。」

### You won't take my freedom

是的，日子總要過下去。大家試着如常生活。朋友Sumi說，她聽了大家的建議，看了一部無厘頭電影，喝了一桶紅酒，也訂了票去倫敦看Leonard Cohen的演唱會。但依然不安如舊，無法釋懷。我也跟她一樣嘗試讓自己更忙碌。星期一，恐怖襲擊後的第三天，我決定坐下來好好回覆慰問我們的朋友。這樣的一次恐襲，我跟很多失去聯絡的朋友也重新聯繫上了，包括Daria。她是加拿大人，那年她也在巴黎當交換生。畢業後，她回加拿大替石油公司工作，我繼續留在巴黎唸碩士。這十年來，也不知道是我比從前更左傾還是她已變身右翼分子，反正到了最後，我們只能談吃，其餘談什麼也只會吵架。我們冷戰幾年了。恐怖襲擊後，她頭一個給我發電郵。我跟她說，我好好的，以後盼能常聯繫。

感性過後，我們要面對諸多問題，種種挑戰。巴黎人反恐，但更反戰，反歧視，也反對自由受到限制，私隱不受尊重。《查理周刊》總部槍擊案後，大學保安更森嚴。我碩士班上的一位男同學，因為反對保安檢查而放棄上課。他認為這是原則問題，他甚至可以為此放棄碩士學位。他跟我說，當有一天我們連看色情片的私密也被毀掉之時，那便是真正的世

界末日。我一直記着他這句話。這次，政府再次以保安理由，取消COP21峰會期間所有遊行活動。為了籌備這次峰會期間的遊行活動，我這幾個月一直幫忙一個志願團體計劃將丹費爾羅什洛廣場（Place Denfert-Rochereau）的石獅子（Lion de Belfort）打扮成北極熊。但政府一聲令下，這幾個月準備工夫可能都要白費了。我急忙打電話跟其他志願者商量。最後大家決定照原定計劃於這兩星期把石獅子打扮成北極熊，以抗議政府以保安為由干預法國人的集會遊行自由。一切還沒有完結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19日早上恐怖分子在巴黎近郊Saint Denis再次與警方對峙。我不知道明天會不會再有恐怖襲擊，我只知道除了反恐以外，我們要維護的還有更多。Guillaume在離開巴黎前的最後一句話：Yesterday you took my friend. Tomorrow you won't take my freedom. 自由地好好生活，也許便是最奏效的反恐策略。

那間遇到襲擊的柬埔寨餐廳 Le Petit Cambodge，我們不久前才去過。他們餐桌上有幾個小洞，筷子放進去，像仙女散花一般散開。我們那時還笑着說這間果然是做法國人生意的，筷子豎着放，百無禁忌。但願「小柬埔寨」永遠百無禁忌地經營下去。▶



位於Rue de Charonne的畫廊櫥窗

巴士底，下半旗的日子。

